



□乔保国

父母的婚姻很简单，婚前未曾相亲，没有订婚仪式，没有结婚证书，更没有合影留念。按照媒妁之言，父母之命，一顶花轿吹吹打打就把母亲迎进了乔家。

母亲进了我们家，就像一块小石头投入水中，激起微澜，继有涟漪，之后复归永久的平静。母亲在家里就承担起生儿育女、缝衣做饭、侍奉公婆、相夫教子的重任，如此日复一日。父亲则跟着祖父做生意，每日起货、盘货、站柜台、讨欠账，也是年复一年。父亲读过私塾，能看四大文学名著，也算得上街上的知识分子了，母亲则是大字不识。父亲和母亲由于文化层面的不同，鲜有语言交集。但母亲天生聪慧，自幼学些豫剧、越调、二夹弦唱段，纺花、织布、洗衣服、纳鞋底的时候就轻声吟唱，遇到唱词不够准确的地方，在一边静静听唱的父亲便搭腔纠正。

说及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故事，我使劲想了半天都没有想出什么特别新奇的素材。倒是母亲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让我感叹不已：早年由于爷爷在生意上做得风生水起，红红火火，家境变得殷实起来。那时的风俗是有钱人家给儿子娶二房称得上体面和风光，加

□李群涛

外婆再次住进了医院，医生说，这次恐怕难以熬过去。

母亲、舅舅、二姨、三姨等亲戚每天守候在医院。外婆双目紧闭，脸上早已没有往日的光泽，脸庞瘦得似乎用手一戳就能戳破的感觉，一种难言的压抑让人喘不上气。

外公已经90岁了，非要逼着舅舅带他到医院看望外婆。考虑到外公年纪大了，舅舅及舅妈劝他在家等候，外公就以绝食进行要挟，实在拗不过他，舅舅小心翼翼地把外公接到医院。

外公坐在外婆的病床边，看着瘦骨嶙峋的外婆，一个劲抹眼泪：“你可不能先走啊！我让几个孩子再兑些钱，一定把你看好！”“老头子，我不走，你放心吧！我要走，也要走到你后头。”外婆吃力地安慰着外公。我不忍再听下去，强忍着眼泪来到医院的走廊里，母亲及舅舅他们也走了出来。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，给两位老人一个安静的空间，让他们唠唠70多年的生活。

从我记事起，外婆就患有严重的哮喘病，尤其到了冬天，稍微受凉，外婆就整夜整夜咳嗽，大口大口地喘气。这时候，外公就会从床上坐起来，也不说话，呆呆而又无



父母的爱情

上父亲是独生子，爷爷又祈盼多子多福，便往家领了童养媳准备给父亲做二房。等童养媳到了婚嫁年龄，爷爷奶奶便要给父亲完婚，却被父亲坚决回绝、誓死不从。说这辈子我谁也不再娶，只要现在的媳妇。爷爷奶奶无奈，便让那童养媳做了自己的闺女、我的姑姑，父母也便平平静静地厮守到天年。

我们兄弟姐妹相聚时，我常说父亲和母亲好比是土豆和西红柿，虽然不是来自一个环境中的物体，但走到了一起，土豆变成了薯条，西红柿变成了番茄酱，它们就成了绝配。平淡无奇的生活也像无影无形的丝带把他们紧紧连接在一起，表面上看不出什么恩爱爱着，其实彼此间无时无刻不在牵念着、惦记着。

记得有一次，母亲外出快要归来的时候，天上乌云密布，大有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父亲见事不好，不顾自己腿脚有伤，拿起一把油纸伞就冲了出去。回来时，我看见母亲身上的衣服干干的，只打湿了裤腿，而父亲身上的衣服从脖颈下全被雨水淋透了。他用雨伞撑住了母亲头顶的天，自己回来后却躺在床上发了三天高烧。我还记得，后来家境逐渐走向衰微，常会出现揭不开锅的窘况。这时父亲要去借债度日，母亲总不让父亲出面，说你一个大老爷们向人家

张嘴借钱多没面子，还是我出面去借吧。后来奶奶去世，家里买不起棺材，母亲还是不让父亲出面，又去邻家借来做好的棺材，让奶奶入土为安。母亲能借来钱物，在于她经常热心帮人缝被子、套棉袄、做家务，有个好人缘。而从实里说，母亲是在处处维护着父亲的尊严，事事都不想让人对丈夫有任何的小瞧。

在平平淡淡的生活中，父亲和母亲没有因为日子的艰辛而闹过别扭，在苦涩的岁月里总是平和应对泰然处之。他俩一辈子都没红过脸、吵过嘴，更不要说打架了。他们就是对彼此的关照、爱怜融化在日子的细微处。比如，父亲每逢过生日，我们知道那碗长寿面里，一定埋有一个荷包蛋；母亲过生日，父亲常会去邻家借来收音机让母亲一饱戏瘾。这样的小事屡见不鲜、层出不穷。他们平静地走过了昨天，走过了今天，走过了春夏秋冬。记得1972年12月，我入伍去部队的前一天晚上，在父亲的牵扶下，母亲迈着三寸金莲来到城里新兵集结的地方与儿送别。我看到他们额头深深的皱纹和两鬓的白发，看到在昏暗路灯下转身离去的背影，油然想起了那句“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”的千古名句，禁不住潸然泪下……

外公也变得沉默寡言。

再后来，日子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那件事情的告发者也终究露出水面。每次提起这件事，外婆从来没有一丝一毫的怨恨，总是满脸笑容地对母亲说：“换成谁，都会那样做的，况且，从那时候起，我就看到你爹能顶事。”外公坐在旁边听见外婆的絮叨，不说话，就是腼腆地笑。

外婆最终没有熬过去。送外婆那天，外公在外婆身边像孩子似的号啕大哭，90岁的老人眼泪竟是那么丰富，哭得让每个亲戚如锥扎般的心痛。平时不爱说话的外公，就像外婆附体一样，边哭边唠叨：“哎呀，我怎么活下去，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？说好的要走到我后头，你这不是哄我吗？你说过一辈子不离开我半步……”又对母亲和舅舅们说：“让你妈再晚送走两天吧，我好多话还没说完！”在众多亲友的劝阻下，终于合上了外婆的棺材，随着铆钉的“咚咚”声响，外婆、外公永远分开了！

以后的每个下午，外婆的坟前，总有一个90多岁的老人坐在那里，一句没一句地喃喃细语，似乎要把一辈子没说的话给外婆听。我总在想，外婆经历了那么多的病痛，能够活到83岁，究竟是什么力量让她熬过这时间的，答案不确定，但我知道最起码有一条理由是抹不去的，那就是外公的默默陪伴。我又在想，70多年的陪伴，外公为什么极少说话，答案也不确定，但我知道最起码有一条是肯定的，有一种爱不需要语言。

半年后，外公终于没有挺过去，也随着外婆走了。

非虚构微故事

记录生活百态

欢迎投稿“生活”副刊！
电话：13938039936

相亲相爱的味道

□周桂梅

七月，这是个浪漫的季节，七夕节命名为情人节。回首过往，我在寻找那曾经发黄的模糊的爱情，尽管没有大浪淘沙，但也有涓涓细流，我仔细品尝着相亲相爱的味道。

1982年的春天，邻居张婶兴高采烈地来到我家，在我母亲耳边嘀咕了一阵，然后，母亲把我叫到她跟前，郑重其事地说道：“小梅，你今年已经18岁了，该相媒定亲啦……”母亲继续唠叨着，我实在听不下去了，就气呼呼地匆匆而去。

转眼已过20岁，邻居李婶又来我家说媒：“这次给你介绍的对象是个当兵的，高高大大又有文化。”我一听暗自高兴，军人的威武形象在我眼前直晃，这次我欣然应许。

第二天，媒人把我领到男方家里，男方的父母看见我以后态度非常冷淡。回到家以后才知道，男方嫌弃我的个子矮小，配不上他那高大威武的儿子。那次相亲对我的打击特别大，我发誓一定要找个高大威武的男人。

后来，经姨妈介绍，我和上澧村的一位小伙在姨妈家见面，初次见面没敢多说话。第二次见面时，当我看到眼前这个小伙高大潇洒，长相一般，但很顺眼，是我理想中的男人，心中暗喜，他就是我的如意郎君，尽管他家中一贫如洗，三间柴瓦房除了几张破床，没有看到任何像样的家具。

见面第一句话我就问他：“你不嫌俺个子矮小？”他不正面回答，反倒问我：“你不嫌俺家里穷？”

我俩的眼神相视一望，双方都觉得这爱情的距离越来越近，感觉我的脸好烫好烫，他的脸也越来越红，不知是开心还是害羞，我低着头揉搓手，他低着头看着脚，从无声到沉默持续了几分钟，还是我性子急，站起身来开口说道：“如果你愿意，那就请媒人商量订婚的事，我在家等你的好消息。”

三年后，我们喜结良缘，膝下有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，过着艰苦朴素的生活，我们用勤劳的双手，每天在澧河的分岔处打捞沙石，他赶着骡子车甩出一片歌声，我站在河边挥舞着铁锹，铲着一堆堆闪光的沙子，那里有我们的幻想，有我们的一切愿望。

十年后，二女儿降生，丈夫出外打工，天南地北留下他的身影，我常常独守空房，为爱坚守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庭，照顾双方父母，照顾女儿的生活起居。

光阴似箭，一晃30年。回头望去，我们没有太多的分歧，也不知道爱情的真正含义。但我知道彼此的爱意已深深埋藏在心底，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一句“亲爱的我爱你”，今天我把对他的思念用文字来表白：亲爱的，这个七夕，我发条短信感谢你对我的情意，不厌其烦，不离不弃，迁就忍让，关心对方，心中有家，家比天大，在我心中，你好伟大。

我知道，这无声的爱情是最好的语言。今年的七夕节，咱们不需要玫瑰来敷衍，我画朵百合做笑脸，指望它百年好合岁岁念，念叨着生生世世心相连，等活到一百岁，我保证送你一大筐玫瑰，让你在情人节那天沿街叫卖，让你好好品尝这相亲相爱的滋味。